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御撰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
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
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
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
同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

范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虓已而問焉
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
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
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
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
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
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
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
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

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
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
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
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
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
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
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
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
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

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
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畧也輒舉斯例錯綜
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
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越前規今
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酒不享出入不節奪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於王
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
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
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
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
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
妄興徭役以奪農時作爲姦詐以傷人財
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

敗及木為變恠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零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管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

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成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顛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栢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
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
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
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
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
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
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撓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

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
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
陳騶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
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
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
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眾向
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
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

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粲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粲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傳曰弃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

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
信道不篤或燿虐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
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
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
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灾初帝爲
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
后更立典虞甫士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
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灾二年四月
崇華殿灾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
此殿又灾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
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灾變之發皆所以
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
上不儉不不節孽火烧其室又曰君高其
臺天火爲灾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
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
占曰灾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

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
於此有所營造葦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
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
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
多弃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
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彌令所出殿者聽
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
峻搃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彌所

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
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
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
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
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
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
又輒殺朱異弃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

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
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
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內史驚擾州
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
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
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
暴蕩弃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
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

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
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
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
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
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
位故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由是楊
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
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

四書卷之九
九
罰也明年宮車暴駕其後楚王承竊發
之自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
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
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
玉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
人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
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
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

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
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
曰武庫火而氏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
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
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
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
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耗弱而張華又不
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謚殺太子也于

寶以為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
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官衣中
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
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
又詔賜死苟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
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
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弁法
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
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
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誦大將軍司雍二
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
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粲鎮武昌武昌灾火起興
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
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

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于寶以爲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爲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灾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灾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相温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栢温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

朝多弊政衰陵日乖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妣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珽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

火也其後相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
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相
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
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
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
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散
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
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書在聽
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
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灾故
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
兄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
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
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
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
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
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
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
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

成百姓以饑饉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
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
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
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
鄴又起新館綴飭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
宮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
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飭
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

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大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飢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

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

侵邊境魏氏三祖比自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皓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實鼎三年後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今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

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颯起清河王覃爲世

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弃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率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弑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粲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鄧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日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情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彌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

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過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巳水則地坐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

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董仲舒曰交兵結讐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物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
二百餘家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
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
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
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
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
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
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
南郊冥是鹽荅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
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勲重子和
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
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
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異沓徐豫四
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
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

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恣至是彌甚彌令逆時飢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彌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皓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冲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彌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

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
閏月荊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
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
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
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
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

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
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隰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
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
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
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妾加荀賈爲無謀而
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
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

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

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兗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

疾滋甚韓謚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慢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冲母后稱制更真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

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
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
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
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
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
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冲弱母后
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
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
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
幼主在上而殷相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
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
兵占是後殷浩桓温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
是時栢温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
浸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
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
稼蕩沒黎庶飢饉初四年栢温北伐敗績
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剋百姓
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
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畧
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
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
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符堅後有事中

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
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
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
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
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未嘉
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

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
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
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
氓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

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相立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相立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散流斷骸骨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剋京都立敗走遂夷滅

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相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景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

北討 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
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
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
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
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
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
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
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
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
若僭恒陽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霧恒風
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
有雞鵠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
眚祥惟金沴禾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
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
畜謂之罔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
也言滯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青自外
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
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
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孝武
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
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

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
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
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
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
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竒怪之服故有
服妖水類動故有龜鼈於易巽為雞雞有

寇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雞
羶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
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
之病木色青故有青貴青祥凡貌傷者病
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
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
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
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
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

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
絕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
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
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羶
鼻病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
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羶
與常雨相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
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羶與
妖病祥青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
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
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爲散髮裸
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
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
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失
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
無降下心又嘗因奕碁爭道成都王穎癘
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
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
符敕臺府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
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
冏終弗改遂致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
自貿易于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

為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

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烏雀按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

大雨恒雨之罰於也始震電之明日而雪
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
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
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
見間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
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
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
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麥九
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
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
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
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粲執
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

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之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恰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爲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爲恰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况接三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

不可襜也帝既不享末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

雅云玄衮赤鳥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未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磨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

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于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褻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襜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

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箴爲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之心無怕事不崇實也于寶以爲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祚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貂屨及爲荒

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
以爲先太康中又以氈爲紉頭及絡帶袴
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夫氈毳
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紉頭帶身袴口胡既
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
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
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
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
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
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
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
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
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
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飭有五兵佩又以金

銀瑋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筭于寶以爲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誓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鐵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僑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

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于寶以爲夫僑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故者疲弊之爲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僑聚于道者爲黔庶罷病將相聚爲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帟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帟傳行之至宋嘉之閒稍去其縫名無顏

帟而婦人束髮其緩弥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斬之貌也其緩弥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總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傳紒識者曰紒
者在首為軋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令以
朱囊傳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
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
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
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
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
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
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

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
者又上短帶纒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
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
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志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
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
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
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帽頭天戒若曰頭

者元首帽者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相玄乃篡位焉

舊爲履者齒比自達榻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爲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髮傾髻以爲盛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爲頭是假頭之應云

相玄篡立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顏類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鵠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于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為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卒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逸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鵠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
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
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
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
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
時主相並用尼媪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
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

雞化爲赤雄雞不鳴不將栢玄將篡不能
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栢玄
始擅西夏狂悞不肅故有雞翹天戒若曰
角兵爲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
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
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栢玄楚國之邦略也
及栢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後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

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蜃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

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糶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糶賣也是歲遂大飢死

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軫既立其宅
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
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
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
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
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
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嘗眊無樂賢之
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
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為未
及十年而禪位焉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二十七

